

精短散文

年



# 2019中国年度 精短散文

葛一敏

主编

李修文《长夜花事》 马原《孩子的世界》 耿翔《我的胃里有五谷的花米》  
陆春祥《借雷记》 唐小兵《君子报仇》 李娟《所有人在时光里走来走去》  
陈峰《春尽立夏至》 殷小竺《但回饮茶人》 余君才《每一朵雪花都认真飘落》

年

李修文  
陆春祥  
陈峰  
马原  
唐小兵  
殷小竺  
耿翔  
李娟  
余君才

《长夜花事》

《孩子的世界》

《我的胃里有五谷的花米》

《借雷记》

《君子报仇》

《所有人在时光里走来走去》

《春尽立夏至》

《但回饮茶人》

《每一朵雪花都认真飘落》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 1988 1989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0

漓江年选



# 2019中国年度 精短散文

葛一敏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9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 葛一敏主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5407-8814-8

I. ① 2… II. ① 葛…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87308 号

2019 ZHONGGUO NIANDU JINGDUAN SANWEN

2019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 主编

出版人：刘迪才

责任编辑：刘红果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监印：张璐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发行电话：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0773-2583322

电子信箱：ljcs@163.com

微信公众号：lijiangpress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错桥村 邮编：065299]

开本：690mm×1000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25 千字

版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7-8814-8

定价：42.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 灯 光

- |                  |     |
|------------------|-----|
| 003 / 长夜花事       | 李修文 |
| 007 / 孩子的世界      | 马 原 |
| 011 / 后父的老       | 刘亮程 |
| 014 / 就此别过       | 毛 尖 |
| 018 / 献给父亲       | 尹学芸 |
| 021 / 蓖 麻        | 刘亚荣 |
| 024 / 返乡路        | 马海轶 |
| 027 / 父亲的养猪场     | 汪莲香 |
| 031 / 记得那年桃花开    | 尹武平 |
| 034 / 甜 菜        | 王雁翔 |
| 038 / 我的胃里有五谷的花朵 | 耿 翔 |
| 042 / 灯 光        | 田 鑫 |
| 045 / 寂静乡村       | 王海津 |
| 049 / 九月一号的一粒糖   | 秦涓淼 |
| 052 / 牛儿不在河滩吃草   | 马忠华 |
| 055 / “出花园”的孩子   | 陈思呈 |
| 057 / 看隧道的老表     | 李新勇 |

060 / 如梦初醒时，我的爱情已渐行渐远 巴 城

063 / 鱼虾在房 盛文强

### 沉默的河流

069 / “我是中国人！” 赵丽宏

073 / 秋天去看孙犁先生 付秀莹

076 / 一斗阁笔记 莫 言

083 / 郎平和一个时代 肖复兴

087 / 苜蓿记 陆春祥

093 / 那些不死的魂灵啊 迟子建

096 / 泰州的河 王 干

100 / 我有一匹马 鲍尔吉·原野

105 / 白 薇 邢小群

107 / 不 装 马步升

112 / 凤凰花开终生终世 李 皖

117 / 君子报仇 唐小兵

121 / 木槿花与夏日里的鲁迅 钱振文

125 / 高邮有家“汪味馆” 苏 北

127 / 宋人的晚风 刘 中

132 / 所有人在时光里走来走去 李 娟

134 / 集句或提灯 汗 漫

139 / 待物的心态 张宗子

142 / 沉默的河流 北 乔

146 / 空山一声松子落 潘 军

150 / 巫山，诗峡 牛 放

153 / 去北关吃饽饽 刘爱玲

## 但问饮茶人

- 159 / 海南，海南 周晓枫
- 164 / 从星天牛到木槿树 陆 梅
- 167 / 人为鸟巢 吴克敬
- 170 / 不要去寻找彩虹 傅 菲
- 174 / 苍穹驿站 苏沧桑
- 178 / 春尽立夏至 陈 峰
- 182 / 但问饮茶人 殷小竺
- 190 / 花见花离 苏 西
- 195 / 每一朵雪花都认真飘落 余君才
- 198 / 南 湾 刘汉斌
- 203 / 鱼游向哪里 复 达
- 206 / 槭树下的街 于德北
- 210 / 秋千依旧的黄昏（外一篇） 宋长征
- 215 / 我生活在美丽的古都 陆 波
- 219 / 一片白杨林（外一篇） 雍 措
- 225 / 雪 辛 牧
- 227 / 再上海心山 辛 茜
- 231 / 蜗牛慢慢爬 牛旭斌
- 233 / 走远的村庄 乜 霞
- 236 / 在山里 张 蛰
- 240 / 萧萧白杨（外一篇） 何亦聪
- 244 / 水 缸 张金凤
- 248 / 云雾问茶 丘晓兰
- 251 / 编后记

灯光





## 长夜花事

李修文

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一趟县城郊外的苹果林里，采回来一大束苹果花，再将它们献给剧组里的女主角——作为在剧组里跟组的编剧，每一天，我都被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幽居不出。可是，几天前，我们的女主角在这苹果林里拍夜戏，突然就喜欢上了苹果花，自此便要求剧组每晚都要给她的房间送上一束苹果花。不用说，既然新晋的年度影后发了话，剧组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到苹果林的主人，花了高价，每天来采花。只是，没想到的是，这采花的差使，莫名地落到了我头上。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苹果花。我来此地做跟组的编剧，不过是为了找一条小说写不出之后的活路，然而，手上的活迟迟没干完，每晚却多出来了这么一桩荒唐的差使。所以，每一回，当我穿过一座简陋的医院，从医院的后门出去，再爬上粗石遍地的山坡，进了苹果林，那满目皆是的苹果花却根本不能令我生出半点喜悦，相反，它们是仇敌：一朵朵的，无非是喇叭状，无非是五片花瓣，无非是尖长的萼叶和一点点若有似无的香气。

和我一样不喜欢苹果花的，还有一个人。因为夜夜都在苹果林里相逢，终不免攀谈起来，由此而知道：这个形如鬼魂一般的中年人，来自距此地三十公里之外的深山煤矿，得了尘肺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但总还得继续治下去，所以，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圈禁在山坡下的医院里看病，唯一的女儿却在江苏昆山打工，为他挣来一年到头的医药费。

有时候，如果我们的女主角有夜戏，收工晚，为了保证她收到的花是新鲜的，我便会在苹果林里流连一阵子再去采摘。到了此时，跟我做伴的，便是那

形如鬼魂般的中年人——两个人，各自在林子外的田埂上站着，也不说话，只有两只烟头在夜幕里明明灭灭，又远远相隔。说实话，苹果花看久了，倒是也看得过去，我便没话找话，劝他也去好好看看苹果花；他却对我说，是女儿听说苹果花开了，每天都来电话催逼着他前来散心，如果不是为了让女儿对他放心一些，打死他，他也不会跑到这个鬼地方来。

也好，那就继续各自百无聊赖吧。有时候，风吹过来，苹果花的香气变得异常浓烈，我当然也想去跟它们亲近一些，终于还是没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便二话不说走进林子里去，找到开得最好的花，采下一大束，抱在怀里就走。至于他，他不过是为了对付女儿的电话检查才来到这里，夜幕里，要么站着，要么坐着，绝大部分时候他都纹丝不动，只有燃烧的烟头还能证明他仍然活着。唯一的生机，是在女儿来电话之时，手机一响，他便在骤然间抖擞起来，一边高声说话，一边在苹果林里急促地走来走去。走得快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在奔跑，似乎唯有如此，他才重新做回了一个人。

这一年的春天，因为此地连日风狂雨骤，苹果花的花期，其实格外短。渐渐地，我采来的花已经不能令女主角满意，终有一日，女主角吩咐下来，此后我不再去采花了。接到制片人电话通知的时候，我却已经置身在苹果林里，大风之中，我刚刚才拼了命一般，采摘了能采到的最好的花。如释重负之余，我再去眺望满园的苹果树，心底里倒是生出了几分不舍：这半生不免荒唐，但是，这些荒唐驻扎过的地方，就好似心猿意马之时的推杯换盏，总算交代和对付过自己的一身皮囊。再看那中年人，听说我再也不来了，似乎想对我说几句道别的话，结果却什么都没说，只是不断去张望医院里自己的病房。

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风雨大作之时，旅馆里，我的房门突然被咚咚敲响。我去开了门，却一眼看见了他，那个形如鬼魂的中年人。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皮肤白皙得简直可怕，就像是刚刚才从坟地里爬出来的一般。我还在纳闷他为什么前来找我，他却一把攥紧了我的手，连声哀求着，要我无论如何都要帮帮他。

却原来，就在今天早晨，他在外打工的女儿回来了，可能是一路太辛苦，受了风寒，连日里都发着高烧，但她还是硬撑着回来，站在了他的床边。早晨，蒙蒙亮里，他一睁眼，刚看见女儿，女儿便一头栽倒在了他的床前。“我快吓死了——”他的全身都在止不住地抖动，也不知是紧张还是来找我的路上跑得太快了，“我真的都快被她吓死了！”不过，最后的结果倒是还好，女儿毕竟是晕倒在医院里，很快就打上了吊瓶，医生也说她并没有大碍。只是，在她昏迷着的时候，嘴巴里一直都在喊着：苹果花，苹果花，苹果花。

他知道，他的女儿，最喜欢花，无论如何，他都要给女儿采一束苹果花回来。可是，老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他结结巴巴地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昨晚里的风雨太大，今早，等他安顿好女儿，再跑到苹果林里去，就这么短短的一夜工夫，平日里满树满树的花，现在竟然一朵也没剩下了。

所以，他打听了半个县城，好不容易打听到我的下落，为的是，他想问问我，昨天晚上采回的那一大束苹果花，能不能卖给他，好让他拿回去送给女儿。我得承认，听完他的话，我并未被他说服，反倒觉得矫情，盯着他看，心底里却在叹息：有这个奔跑的工夫，何不将昏迷的女儿照顾好，你是电视上的煽情节目看多了吗？要么，你是手机朋友圈里的文章看多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心底里既然这么想了，就干脆这么对他说出来了。听我这么说，他沉默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我这么个废人，能怎么照顾她呢？都是她在照顾我……”他小声地，却是在认真地询问我：“要不，你帮帮我，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去讨她的好？”

一时之间，我竟然觉得无话可说。又想了一会儿，还是无法答上他的话，便只好告诉他：每晚里的采花，只不过是我为保住生计临时接受的差使，至于我自己，我根本就不喜欢苹果花。那束昨晚采回的花，早已身在了影后的房间，除了偷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却不愿意相信，我的房门也没有关，他便有意无意地朝房间里张望。我干脆让开，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最后，他看清了，我的房间里确实没有花，顿时，他的眼神一下子便黯淡了下来。

“怎么办呢？”他呆滞着，像是在问我，也像是在问他自己，“怎么办呢？”然而，不管是我还是他，显然都没有别的办法——满城里都在风雨大作，县城之外的山坡上，田野上，哪怕还残存着最后的苹果花，到了此时，风雨之声一阵更比一阵狂暴，它们也只好全都跟这尘世作别了吧？突然，一声惊雷在天空里炸响，他从呆滞里醒过来，不情愿地看着我的房间，不情愿地看着走廊和走廊顶上的灯，最终，也只好对我笑了一下，意思是打扰了我，再转过身去，慢慢朝电梯门前走。

他没想到的是，几乎就在一闪念的时间里，我定下了一个主意——在电梯口，我追上前，拉扯住了他，告诉他：今晚，我们的女主角又在拍夜戏，现在，她的房间里是没有人的，莫不如，我和他，马上就去女主角房间所在的楼层，再将她的房门踹开，把昨晚的那一大束苹果花偷出来，让他抱回去给女儿。听完我的主意，他却吓了一跳，如丧考妣地盯着我，既想去，又怕去。稍稍过了片刻，他低下头去。“女主角，女主角……”他一遍遍地念叨着，一脸的严肃，头脑里就像是正在思虑着一件经国大事，“女主角，女主角……”最后，他抬起头，严肃地对我说：“算了，不去了。”

而我，主意既然已经定下了，我便也没有再管他，电梯的门一开，不由分说地，我将他拉扯进了电梯。进了电梯，灯光变得强烈了，我这才看见，他的全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衣袖上，裤腿上，都在往下滴水。还有，经过雨水的洗涮，他的脸色比我之前以为的还要更白，也更像一个鬼魂。此时情境，我就像是来到了一部恐怖片里。

……

（选自《收获》2019年第5期）

## 孩子的世界

马原

我有两个儿子，哥俩的年龄相差 22 岁。

第一次当父亲的时候虽然我也不是孩子了，但是心态还停留在孩子的状态，所以第一次当父亲当得并不称职。孩子 13 岁之前都在老一辈身边，这是终身的歉疚和遗憾。

第二次当父亲情形有了不同，孩子一直在身边。我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命运却让我又一次当父亲。接受前面的教训，我把许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用心和不用心到底不一样，短短几年里我已经发现了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我和孩子妈妈的，有的问题是孩子自己的，还有的问题是时代的，还有的问题是社会的。

回望自己这一辈子，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两件事。我小时候是个喜欢想事情的孩子，我那时就发现有两件事最大：唯心还是唯物，有神还是无神。经过反复比照思考，我选择了唯心和有神。

比如我生了病，直面生死，因为唯心和有神，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认命，相信一切是上天的安排。一旦坚信生病是我命里的东西，面对它就很坦然，既不怕当然也就不慌。

我还是知道有许多人生了病就崩溃了，慌不择路有病乱投医，先给病吓个半死，然后开刀化疗放疗给治死。我什么也不做，只是想想怎么就生了病，想病是借了水路到我身体里来的，想换个地方换换水。居然一晃就过了 10 年，居然还活得结结实实开开心心，居然又写了 10 本书。

唯心论有神论帮我渡过了人生最大的难关。

那些时代的和社会的问题也让我困惑。我知道自己，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大多数人相冲突，我该怎么教我的孩子。

小儿子7岁了，每天都会拿不止10个为什么来烦我。这其中就包括诸多与认识论有关的问题。我们国家奉行的是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儿子在学校和社会获取的知识，与他老爸的话有诸多相悖诸多冲撞。小孩子眼里容不得沙子，同一个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对孩子是一个困境。他在非黑即白的年龄，于是想当然地非此即彼。

他还不懂得这是一个辩证的世界，可以即黑即白，可以即此即彼。混沌的世界是孩子小小的年龄所无法理解的，世界的复杂不属于孩子，甚至不属于大多数成年人。这些道理我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孩子交流，语言在这里无能为力。

同时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与社会通行价值相反的观点讲给孩子。我明白它会给孩子的内心造成混乱。孩子的世界简单，在孩子的世界里条理清楚是非分明。孩子的心里该不该很早就陷入混沌和黑暗，这同样是我想不清楚的问题。

另外一些问题我不纠结，虽然我也知道我的立场与时下的社会彼此并不兼容，但我还是愿意把我的立场我的结论明明确确地给他。

我和孩子妈妈的问题。妈妈更多着眼于有用，种菜是为了有菜吃，养鸡是为了鸡蛋。我更关心无用，养孔雀无用，既舍不得吃蛋又舍不得拿孔雀当菜肴，养孔雀只为了养眼只为了好看。爸爸妈妈各说各的，孩子如何理解和接受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些共同的认知，诸如钱是坏东西，名利是坏东西，撒谎和贪婪是坏品质，能知恩图报的是好人，人要爱自然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人要多读书以告别愚蠢，凡事不要玩心眼，做你想做的事不要以妨碍和伤害别人为代价，如此等等。我愿意孩子在遇到疑窦时，我的立场能帮他做出选择。

孩子自己的问题不少。不是指他提出的问题，是指发生在他身上的。孩子很虚荣，他把得到老师表扬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不能容忍自己不如别的同学。他要做班里第一个到学校的人，为此经常要跟家人为难，埋怨家人耽搁

了他。他要作业全优不出任何差错，为此他每天长时间缠住妈妈，弄得妈妈烦不胜烦。他对自己当班干部充满渴望，对老师的每一次指派都尽心竭力，同时又担惊受怕会出差错。他对照料他生活的外公很不尊重，认为老年人的迟钝就是无能，就是不如自己，他对外公颐指气使，因此被妈妈呵斥被爸爸责打。

我很纠结。我很想告诉他爸爸不希望他当干部，不希望他日后当官；我很想告诉他，作业错了没什么了不起，错了被批评，以后就会少错不错；我很想告诉他，不懂得尊重老年人就是不懂得做人，日后一定是个糟糕透顶的人；我很想告诉他，遵守时间很好，不迟到很好，但是为了受表扬拖着全家人为你提前到学校作秀很不好；你要表现自己，你要受表扬，你要虚荣，那是你自己的事，全家人不支持你这样。

依我的性格，我很想直截了当这么说。但他是孩子，我知道这样说的结果会很重地打击他，我只能委婉地跟他谈我的看法。我告诉他，你当干部可以，但你不可以告同学的状。孩子的告状和成人的告密都是很坏的行为。我说你小学当干部爸爸不反对，中学以后爸爸会反对，爸爸不希望你日后当官当领导当管理者。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儿时是百分百的科学主义者，那时我崇拜科学，崇拜创建科学体系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可是后来我的立场变了，我不但不再崇拜科学，而且对科学带给自然带给地球的戕害深恶痛绝。孩子上学学的是知识，其中有八成是科学知识。在孩子眼里我是所有人里知识最渊博的那个，孩子很多问题会找我；如何面对孩子永无尽头的问题，成了我的难题。

眼下面对的只是眼下。孩子刚上小学，小学有小学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日后成为怎样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方向。当下最好的职业都是赚钱多的职业，我不喜欢钱，所以不希望孩子以后成为能赚钱的人。能赚钱的是能人，能与人周旋，能在阴谋和争斗中胜出，我没这种禀赋，从遗传学意义上，我的孩子也应该不具备这种禀赋。

面对事实我们都需要实际一点，我于是想到关于幸福指数的话题，我的孩

子也许有机会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去力争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也为他做了起码的铺垫，在完全没有污染的大山之上营造了一个贴近自然的家园，创造了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但是我只是我，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甘愿蜷缩在大山的一个角落，一辈子与世无争。

我们今天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我不在此一一列举。笼统地说分数是孩子的大灾难，孩子幼小的心灵被灌满了竞争的毒液攀比的毒液，争第一压倒别人成了孩子最大的愿望。想想真是可怕。另外一部分影响来自学校之外。

孩子从小就知道当官的有钱的都是大人物，是人上人。爸爸妈妈对这些人毕恭毕敬，老师校长对这些人毕恭毕敬，这些人每天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指手画脚张牙舞爪，这些人住豪宅开豪车吃大餐穿名牌，全社会都在向这些人表达仰慕。久而久之，这些人便也成了孩子的楷模和偶像，成了孩子争相效仿的榜样。这些人在人群当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一切构成了孩子教育的另外一套课本，更权威的课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力量。

这不是一个老师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不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以金钱和权力为中心的时代，肯定是最坏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

大儿子高中去了欧洲。欧洲 11 年令他成了个欧洲孩子。欧洲也不是没有问题，欧洲孩子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欧洲的孩子心里会干净一点，不那么拜金钱教拜权力教，心理不那么扭曲。我对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应对之道，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儿子的教育，无奈之下又想到了欧洲。毕竟我远离社会和人群，也没有兼济天下的宏愿和能力，我能做的极其有限，唯有独善其身而已。况且我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送另一个孩子去欧洲谈何容易。

我自己的孩子的世界比我儿时的更小更令人绝望。

（选自《长江文艺》2018 年第 12 期）

## 后父的老

刘亮程

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已经老了，我们一家养着奶奶的老，给她送终。奶奶去世后，轮到母亲老了，但她不敢老，她要拉扯一堆未成年的孩子。现在我五十多岁，先父、后父都已经不在，剩下母亲，她老成奶奶的样子了，我们养她的老，也在随着母亲一起老。因为有她在，我不敢也没有资格说自己老。老是长辈享有的，我年纪再大，也是儿子。真正到了前面光秃秃地没了父母，我成了后一辈人的挡风墙，那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老了。

但老终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回甘肃酒泉老家，在村里看望一个叔叔，院门锁着，家里人下地干活去了。等到大中午，看见两个老人扛农具走来，远看着一样老，都白了头，一脸皱纹。走近了，经介绍才知道，是叔叔和他的父亲，一个六十多岁，一个八十多岁，活成一对老兄弟，还在一起干农活。

我父亲没有和我一起活老。

我8岁时父亲去世，感觉自己突然成了大人。13岁时，母亲再嫁，我们有了后父，觉得自己又成了孩子。后父的父母走得早，他的前面光秃秃的，就他一个人，后面也光秃秃的，无儿无女。我们成了他的养儿女，他成了我们的养父。

我18岁时，有一天，后父把我和大哥叫在一起，郑重地给我们交代一件事。后父说，我已经50岁的人了，你们两个儿子，该操心给我备一个老房（棺材）了。这个事都是当儿子要做的。说后面的张家，儿子早几年就给父亲备好了老房。